

□生活时空 李坤/文

## 三代人的“五一”

五月的阳光已颇有分量，沉甸甸地压在这片土地上。父亲佝偻着腰，在麦田里缓缓移动着，像一株会走动的老树。他的手掌粗糙如树皮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土，那是70多个春秋积累下来的印记。麦苗青得发亮，在父亲的眼里已看见金色的麦浪……

父亲的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。他的“五一”节从不需要日历提醒，布谷鸟在村东头叫上三声，他就知道该下地了。写在日历上的“五一”节对他而言过于苍白，他的“五一”节在泥土里，在锄头上，在每一株被他亲手抚摸的庄稼上。

记得小时候，“五一”节学校放假，我跟着父亲下地。他教我辨认杂草和秧苗，告诉我什么时候该浇水，什么时候该施肥。那时的阳光照在他古铜色的脸上，汗水顺着皱纹流下，像是犁沟里

的小溪。而今他老了，却依然固执地拒绝我的帮助，说庄稼活不是读书人能干的。我知道，那是他最后的骄傲。

去年儿子17岁，正在为高考奋战，“五一”假期对他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学习。清晨六点，他就背着书包去补习班上课了。书包很重，把他的肩膀压得微微倾斜，像一棵被风吹弯的小树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小区拐角，忽然想起他小时候，每到“五一”节就缠着我去公园玩滑梯的情景。

我的这个“五一”节难得没有值班，清晨送走儿子后，就坐在阳台上发呆。40余年的光阴像一本书，翻得太快，许多章节还未来得及细读就已翻过。作为小学教师，我的生活被教案和作业本填满，家、学校日复一日地两点一线。在黑板前挥洒着青春，看着

一茬又一茬的孩子长大奔向远方，“五一”节对我来说不过是短暂喘息的机会。

我翻开相册，看见一张泛黄的照片。那是十年前的“五一”节，父亲带着我和儿子在麦田里拍下的。父亲站在中间，我和儿子一左一右，三张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那时的麦子还未抽穗，绿油油的，一望无际。

中午，我做了几个菜，叫父亲回来吃饭。他洗了手坐在桌前，动作迟缓。我注意到他夹菜时手有些抖，心里一紧。儿子中午不回来，饭桌上只有我和父亲，安静得能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。

饭后，父亲又去了菜地。我站在窗前，看见他佝偻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瘦小。忽然想起小时候他背着我走过田埂，那时的肩膀多么宽厚。

傍晚，儿子回来了，一脸倦容。他匆匆吃完饭就钻进了房间，关门的声音像一声叹息。我端了杯牛奶给他，看见他伏案疾书的背影，想起自己17岁时在田间劳作的场景。三代人，三种不同的青春。

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父亲房里传来的咳嗽声和儿子房里翻书的声音。我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人这一生，就像地里的庄稼，一茬接一茬。如今我们祖孙三代人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季节，父亲像秋后的稻穗，渐渐低垂；我像夏天的麦子，正在扬花；而儿子，则像春天的秧苗，刚刚开始生长。

三代人的“五一”节就这样过去了，没有出游，没有聚会，只有三代人各自的生活轨迹在这一天短暂交汇，如同田里的光阴，静默而漫长。

□往事悠悠 傅光明/文

## 旧书摊上买书

我有好几本心爱的旧书。每当翻开泛黄的书页，我的思绪便会回到那些在旧书摊上买书的时光。

那时我囊中羞涩，逛旧书摊时，经常是看书的时间多，买书的次数少。旧书虽几毛钱一本，然而比照当时物价，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每每见到喜欢的内容，就囫圇吞枣地看上几页，然后赶紧放下，生怕看久了被摊主责怪。

虽说自己是不敢乱花钱的穷学生，但若真遇到特别喜爱的旧书，我还是会狠下心买。我曾买过《山海经》《读者文摘》等旧书。其中一些旧杂志，故事精彩，文笔优美，不光我爱读，朋友们也特别喜欢。有一本美文合订本，我记得买回家后不久，就被大妹如宝贝似的借给朋友分享，甚是抢手。逛旧书摊，我感觉就是与好书有缘来相会，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印在心里。

1991年秋，适逢谢军首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。我当时特想学这个新奇的棋类项目，可逛遍书店，都难觅其踪，便试着去旧书摊上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觅

得一本《象棋谱大全》。仔细阅读了基础着法之后，我经常与同学在中国象棋方格内对弈娱乐，总算圆了心愿。后来，我这项自学的技能还在指导孩子娱乐上发挥了不少作用。

而另一本好书，则更是帮我打开了通向灯谜世界的大门。那是世纪之交，在一家兼卖旧书的十元书店里，我发现书架角落有一本《中国谜语大辞典》，定价40元，尚未拆封。平时爱猜谜的我特想一睹该书内容，谁知老板说，那不是收购来的旧书，如果不买就不能拆封。我不了解书中内容，感觉像拆盲盒一样，且打折后价格也贵，所以犹豫不定。此后我每次去该书店，心里总要纠结一番，回来时却又是恋恋不舍。最后一次去，老板见我爱谜真诚，说现在爱灯谜的人少了，放着也没人关注，就20元卖给我了。这20多年来，该书像一位无声的良师益友，一直陪伴着我，引领我走在业余创作灯谜的奇妙道路上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旧书摊逐渐成了历史记忆，但作为我曾经的书香乐园，始终印在我心里，难以忘怀。

□开心时刻 项伟/文

## 覆盆子里的甜蜜时光

覆盆子在浙东沿海，方言称做“小麦炒”，至于为何这么叫，我却不得而知，直到上了初中，在语文课本里，读到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方才知道，原来土生土长的“小麦炒”，竟然还有一个文雅的名字——覆盆子。“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。”大师手笔，自是不凡，短短几字，覆盆子的形貌、口感跃然纸上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覆盆子有刺，这我当然是知道的，小时候为了



花开蜂忙

李陶 摄

□抒情天空 裴金超/文

## 劳动者

阳光  
透过门窗洒进屋内  
安静得如一张旧纸

街道上  
偶尔有几声脚步  
匆匆又悄然消失

田野里  
农人弯腰  
手指触碰土地的温度  
没有言语只有呼吸

机器的轰鸣  
在城市的深处回响  
谁也看不见  
却在每个角落生长

劳动者的背影  
是一种无声的坚持  
如同那不停旋转的车轮  
从不停歇

这一天  
没有节日的喧嚣  
只是日常的延续  
一如往常  
默默地托起明天的阳光

都说要记得住乡愁。在我的脑海里，老家门前那口水井，就是抹不去的乡愁。每次回去，总要去看看那口水井，有时干脆喝一口那清冽甘甜的井水，以解心中的乡愁。

老家门前的那口水井，井面呈方形，除了取水口外，井的大部分“躲藏”在一堵石块所砌的墙体内，这样建造可防止杂物掉入水井，污染井水。水井旁是妇女浣洗衣服的地方，白天大家忙于农事，浣洗衣服大多集中在傍晚或早晨。每当此时，上了年纪的奶奶，或是初当母亲的少妇，或是待嫁的村姑，不约而同来到水井旁，麻利地洗涮各自家人的衣服。这里也是她们相互交流的地方，家里长短、天南地北、古今中外，无所不谈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，给宁静的乡村平添几分热闹。

如果说在水井旁浣洗衣服多是妇女，那早上来挑井水的往往是男人。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挑水是一个家庭中男人必不可少的“功课”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天东方才露鱼肚白，水井头已传来忙碌的脚步声，还有水桶打水时发出的“咚咚”声。

这口取名“奇泉古井”的水井，泉流不止，即使是隆冬，井水也是暖暖的。每到夏天，尽管热浪袭人，井水却能凉透肌肤。这口古井，陪伴村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炎夏，从地里采摘一两个西瓜，将其放在井水里浸一个小时，那西瓜便成了“冰镇”西瓜，或取几瓶啤酒，浸在井水里，便成了冰啤，喝上几口，凉透心田。盛夏之夜，提几桶井水泼洒在庭院，地面热气顿消，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。空暇之时，取一壶井水沏茶，泡出的茶水味醇气香，喝上几口，更加明白好茶还要好水泡的道理。难怪祖辈们几次扩建房子，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好这口古老的水井，让其永不干涸。

如今，村里通了自来水，水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这口古井，带给我的永远是永远不变的乡愁。

□展痕留处 缪士毅/文

## 老家门前的水井